

云南省民族学会藏族研究委员会 编

ཁ་གཏོང་པོ་འཇིག་མཛོད་ཀྱི་

卡格博文库

滇西北民族文化 调查与研究

和建华◎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民族学会藏族研究委员会 编

滇西北民族文化调查与研究

和建华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西北民族文化调查与研究 / 和建华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 12

(卡格博文库. 第2辑 / 徐建华主编)

ISBN 978-7-5367-4323-6

I. 滇… II. 和…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云南省—文集 IV. K280.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527 号

责任编辑	张东平 车树清
特邀校对	梁 红
装帧设计	贺 涛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总 印 张	94.25
总 字 数	24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1000(套)
总 定 价	380.00 元 (全 9 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4323-6/K·1141

《卡格博文庫》总序

江巴吉才

《卡格博文庫》（以下简称《文庫》）是从藏学、民族学的视野研究云南藏族及其他民族关系的一种学术性丛书。

“卡格博”是云南遐迩闻名的梅里雪山神峰，它坐落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是云南藏区及其历史、文化的标志性象征。《卡格博文庫》，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云南藏区历史与现代社会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内容研究系列的文庫。《文庫》的创办和出版，在藏学领域是一件盛事，在云南学术界也具有开拓的精神。《文庫》为云南藏学和民族学的专家和学者搭建了平台，全面反映了云南迪庆学术活动的开展情况，这对于深化迪庆藏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

北京大学著名东方学家季羨林先生曾说过：藏学是 21 世纪的显学。目前，藏学在国内外得到迅速发展，有关藏族历史、宗教和文化都成为热门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浮躁现象亦反映到藏学领域，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云南藏学是中国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云南社科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云南藏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毕竟云南藏学的开展起步晚，基础薄弱，资金匮乏，学术研究没有相应的机制保证，因此云南藏学、民族学的研究仍然是步履维艰。

云南藏学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出版，需要几个方面的动因：一是学术的组织领导；二是有关部门的协调；三是专家和学者群的



支持。可喜的是在藏学研究会的策划、组稿、筹集经费和组织编辑的《文库》已经出版系列学术专著6本。《文库》系列学术专著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创办《文库》的宗旨,就是以学术方式以及系统全面的研究反映迪庆地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各种专题形式深入研究迪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出版迪庆籍各类专家和学者在学术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根据这一论述精神,《文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工作:

第一,坚持学术研究性质的长效工作机制,坚持走学术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从《文库》已经出版的系列专著看,《文库》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性质和特点。

从学科体系创新看,云南藏区历史文化以及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等方面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值得去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族创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藏族文化,在诸如建筑、雕塑、绘画、文学、戏剧、歌舞、史学、宗教、工艺、医药、天文、历算等方面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这些历史成就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建立和完善藏学学科体系的支持。

从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看,一是加强史料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充分利用现有的藏汉文献和外文资料,特别对前人涉及不够的问题,进行补证研究,或填补空白。对各种史料(如民族文字史料、汉文官方和民间资料等)加以勘对、引证、分析和研究。注意汉藏史料中细小的情节、入微的记载,“入小见大”,从小的记载分析大的事件。二是注重用其他理论来指导云南藏学

研究。如运用考古学、语言学、人类文化学方法，或者运用藏汉文献、中国民族融合史理论方法，可以进一步探研藏族与其他民族的渊源，探讨云南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基础。三是注重吸收、借鉴和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拓宽思路。

坚持学术创新很重要，正如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术研究的深入需要不断发现新问题，注入新理论、新思维，提出新见解，引用新资料，才能经得起考验。

第二，《文库》反映了云南藏学（主要是迪庆籍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应进一步加强前沿的学术研究，以“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文库》依托于云南藏族世代居住的如意宝地——迪庆。位于云南西北部的迪庆，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与云贵高原相连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为滇、藏、川“大三角”地带。迪庆富饶美丽的草原、雪山、峡谷等自然环境造就了迪庆藏族人民开拓与开放的博大胸怀，他们始终充满强烈的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境界。自新石器时代的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在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和劳动，创造了古老的迪庆文明。在历史上，迪庆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和咽喉，曾受到历代王朝的管辖。从该地区基本历史沿革看，汉时这里为越巂羌牦牛地（又为神川、牦牛川）；唐代为吐蕃铁桥节度地；宋时为吐蕃东封地；元时为唐古特地；明时为丽江木氏土司地；清初为西藏属地；雍正二年（1724年）归版设治后，划归云南管辖，设中甸厅，雍正五年（1727年）设维西厅（辖阿墩子）；民国元年（1911年）中甸、维西改县，直属云南省腾越道。1950年，中甸、德钦、维西相继和平解放，三县均归丽江地区代管。1957年9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迪庆的历史是藏族史的一部分，也是云南史的一部分；同



时也兼有藏族文化和云南民族文化的精华。

迪庆以香格里拉著称于世，香格里拉的理念就是社会和谐、文化和谐、民族和谐、宗教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理念是有历史基础的。以民族关系而言，历史以来，迪庆境内不仅具有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传统；而且迪庆民族又与周边民族长期友好往来，形成了和谐发展的周边民族关系。

首先，云南的迪庆藏区与周边的丽江、大理、怒江、甘孜、西昌、昌都等地区相毗邻或连接，迪庆藏族与其周边的各民族长期保持着经济和文化的传统交往。这种交往，促进了迪庆地区形成以藏族文化为主的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并存的一种兄弟民族的关系。

其次，迪庆又是整个藏族地区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云南藏族与西藏、四川、青海和甘肃等地区的藏族关系密切。自唐代吐蕃时期以来，吐蕃藏族进入今迪庆区域，逐渐形成了一个保留着诸多吐蕃遗风的云南藏族。云南藏族属于康巴藏族，独具康巴风采和迪庆地方特色的云南藏族文化博大精深，独具魅力。

迪庆藏族的上述特点，使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历史进程中，迪庆藏族积极传播、弘扬藏族文化，同时又积极地接纳、吸收和学习其他民族文化，对于民族融合与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文库》是云南藏学家和学者的家园，也是推出云南藏学优秀成果的平台。从《文库》的出版看，它能够反映云南藏学、民族学相关专家和学术领军人物的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文库》还将为云南藏学、民族学人才队伍壮大，使优秀专家学者及其成果推向中国、“走向世界”提供支持。

对于从事云南藏学、民族学的专家和学者，我们寄予更大的希望，希望各个学科的专家，来自境内外的迪庆籍学者们，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所突破。藏族是一个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的

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档案、文物古迹，其中大部分是用藏文记录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前人的记录，另一方面要深入考察，细致研究，并在某些重大研究上取得突破。此外，我们还希望要实事求是，观点鲜明。实事求是党的项基本原则，对于研究极为重要。具体到研究方面，就是在搜集、翻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地比较和研究。总的方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风格，推进研究工作。

自唐、宋、元、明、清以来，云南迪庆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这种光荣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过中甸留下了革命种子，中甸藏族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象征着中甸僧俗支援红军、贺龙同志赠送松赞林寺的“兴盛番族”的锦匾至今保存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迪庆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如今，这种精神正在转化为各族人民奔向小康的动力。

迪庆藏区不仅以香格里拉及其理念著称于世，而且以“茶马古道”活的人文景观以及“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区推动着迪庆文化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迪庆藏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与自然和谐，香格里拉——世外桃源般的胜地，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成为国内外人们旅游、观光、度假和投资的理想之地。《文库》既是云南藏学、民族学的研究窗口，又是云南藏区发展的思想库。《文库》必将能为迪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增添学术的文化色彩，丰富富裕起来的迪庆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并为迪庆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关于普米族《冲格萨》的调查	(1)
东巴教的龙和藏族的龙	(15)
东巴教和苯教“卵生说”的比较	(27)
藏文史籍中的“格萨尔”与史诗《格萨尔》	(35)
藏族的山神和水龙	(45)
云南省维西县妥洛村白族那马人传统农业生态系统	(54)
妥洛村傈僳族传统农业生态系统	(77)
白水台旁的“呀里里”舞	
——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吴树湾村	(108)
本教词条摘录(一)	(127)
本教词条摘录(二)	(152)
本教词条摘录(三)	(176)
怒族发展报告	(196)
维西县塔城镇民间妇女组织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	(215)
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范例	
——塔城村藏族男子箭友会及其活动	(234)
藏族本教文化对生态的保护作用	(254)

关于普米族《冲格萨》的调查

《冲格萨》^① 是主要流传于云南宁蒗普米族中的一部传奇作品，这部作品与藏族的《格萨尔》有一定的关系，过去就有人提到过，^②《山茶》1987年第三期登载了王正亚同志记录、整理的《冲格萨》后，这部作品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87年9月笔者曾和徐国琼同志一起到丽江地区宁蒗县对《冲格萨》作了一次专门调查，搜集到一些情节较为完整的《冲格萨》故事和一些与《冲格萨》有关的风物传说。为了对《冲格萨》作进一步的了解，1988年三四月间，笔者又再次赴宁蒗县，对《冲格萨》作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门调查。这次调查，笔者重点调查了宁蒗县普米族较为集中的永宁和拉伯两乡，走访了19个自然村，采访了13位能够讲述《冲格萨》的普米老人，记录了9个内容大同小异的《冲格萨》故事，对《冲格萨》的流传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从调查中得知，《冲格萨》这部作品同藏族的《格萨尔》一

① 在普米族中，《冲格萨》的全称是《冲格萨甲波的故事》，其中“甲波”意为“国王”。

② 徐国琼：《（格萨尔）史诗在云南》，见《格萨尔王传研究文集》（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



样，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的，它在宁蒗普米族中的影响也与《格萨尔》在藏族中的影响相当（《格萨尔》在藏区广为流传，各地流传的《格萨尔》由系列口头故事或书面分部本构成）。目前，宁蒗各地流传的完整的《冲格萨》故事大体上可归纳为两个故事，一是《冲格萨与米拉热钦》（暂名），其次为《冲格萨与霍格格》（暂名）。但从一些普米老人提供的材料看，《冲格萨》的故事，除了上述两个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故事，如，拉伯乡格瓦村的熊卓玛老人说：“东南西北四方有四个冲格萨甲波（甲波，意为“国王”），每个冲格萨甲波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可她只能讲出其中的两个；永宁乡温泉村的杨文量也说，他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过许多岭格萨^①的故事，其中有关岭格萨为人们做好事的故事就有不少；调查中笔者也搜集到一些有关《冲格萨》的故事片断，这些故事片断不属于现今在宁蒗各地流传的《冲格萨与米拉热钦》和《冲格萨与霍格格》的内容。看来，《冲格萨》的一些故事正在逐渐失传，而且，现在在普米族中能够完整讲述《冲格萨》的人也已越来越少。不过就宁蒗地区的普米人来说，不少人对《冲格萨》是不陌生的，凡年纪在五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对《冲格萨》都比较熟悉，他们或多或少都能讲述一些《冲格萨》的故事情节。这种情况并不限于在普米族聚居的地区，在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冲格萨》也同样为普米人所知晓，例如，新营盘乡的牛窝子村，是那一带地方唯一的普米族村子，但在这唯一的普米族村中，人们都熟悉《冲格萨》；永宁拉底沟村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地只有四户普米人家与摩梭人和壮族杂居，四周尽是摩梭人（纳西族支系）村落，但那儿几户普米人也知道《冲格萨》的故事，而当地其他民族则对《冲格萨》一无所知。调查中，笔者也曾有意在

① 岭格萨：温泉村普米族讲的故事是《岭格萨》。

泸沽湖畔、温泉一带专门向摩梭人打听《冲格萨》的故事，摩梭人的回答与普米人的回答形成鲜明的对比，普米人被问及“冲格萨甲波的故事”时，人们都知道有这个故事，而摩梭人不清楚“冲格萨甲波”指什么。当然，在宁蒗的其他地方，有一些摩梭人知道《冲格萨》，如托甸的摩梭人便能讲《冲格萨》，但他们的故事有可能来自普米族的《冲格萨》，因为托甸是普米族的聚居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冲格萨”这位故事里的主人公，被普米人纳入了他们日常供奉的神祇之列。普米人认为冲格萨是一位专门降妖伏魔的古代英雄，他既是个人，又是一位神。由于冲格萨专司降妖伏魔之事，普米人将他视为一位保护神加以崇信，有的地方，人们称他为“神王”（与妖魔鬼怪之王相对应）；有的地方，将他同莲花生大师^①并列在一起，称他俩为“对人类有大恩大德的大神”；也有些地方，把冲格萨纳入了普米人早晚祷告的神祇之列。引人注目的是，冲格萨在普米族日常供奉的神祇中显得颇为特殊，普米族供奉的神分两类，一类为佛教的神，如释迦牟尼、观世音、莲花生和金刚手等；另一类神是山神（日赞）、龙神（鲁）、战神（扎拉或畏玛）和灶神（茸巴拉）等等。对于两类不同的神，普米人都并列供奉，没有严格区分。然而冲格萨这位神，既非佛教的神祇，也不属于山神、战神等一类，他出自于传说，可说是个不伦不类的神。那么，像冲格萨这样一位不伦不类的神，怎么进入了普米族神祇之列呢？笔者认为，这有可能得力于普米族的宁玛派、噶举派等（汉文史书中都称为红教）僧人施加的影响。在藏族地区存在这种情况：宁玛派僧人颇为推崇《格萨尔》，他们把格萨尔纳入了佛教护法神

① 莲花生：8世纪一位著名佛教大师，乌仗那人，吐蕃王赤松德赞时，曾应藏王之请入藏，后被西藏宁玛派（红教）奉为祖师。



之列；噶举派也有一些寺院将格萨尔视为护法神。冲格萨被纳入神祇之列或许同格萨尔被视为神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冲格萨》有近乎一半的故事内容同藏族的《格萨尔》相同或相仿，显然，普米族的《冲格萨》与藏族的《格萨尔》之间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在下面作详细讨论）。再则，历史上宁蒗地区的佛教派别属藏传佛教，与藏区佛教派别联系紧密。

不管怎么说，普米族接受了冲格萨这个不伦不类的神，让冲格萨在普米族的神祇之列中占据一席之地，应该说，还是同故事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分不开，否则冲格萨可能早就从普米族的神祇之列中消逝了，因为他毕竟不同于释迦牟尼、观世音或山神、战神等一类的神祇。总之，从上述的一些情况来看，历史上《冲格萨》在宁蒗普米族中可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二

在现存的《冲格萨》的故事中，《冲格萨与米拉热钦》（以下简称《米拉热钦》）的流传范围比较广，宁蒗各地讲述的《冲格萨》故事大多属于这个故事，如温泉的《岭格萨与霍谷噶》、新营盘的《冲格萨与都吉哈拉甲波》^①，以及托甸的《冲格萨与都纳波钦波》^②等（以下简称《霍谷噶》、《都吉哈拉甲波》和《都纳波钦波》），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内容都与《米拉热钦》大同小异，相比之下，《米拉热钦》的内容较为丰富，流传地区也较广，因而我们可以把《霍谷噶》等大同小异的故事看作《米拉热钦》的异名故事。

① 都吉哈拉甲波：“都吉”意为“魔王”或“魔主”，“都吉哈拉甲波”意为“魔主哈拉王”。

② 都纳波钦波：“都”意为魔；“纳波钦波”意为“大黑色”。全称“大黑魔”。

《米拉热钦》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①。第一部分，叙述冲格萨的诞生和冲格萨为报父仇射杀牛怪布朗。这部分内容说：冲格萨出生后不久，他父亲即在一次同牛怪的交战中丧了生，接着，魔王米拉热钦又乘机抢走了他母亲。冲格萨自己被母亲埋在一个土坑里存活下来，后由姑妈将他从土坑中取出哺养长大。冲格萨长大后，从姑妈口中得知父母的不幸遭遇，便决心为父母报仇。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是牛怪布朗。牛怪布朗是个长有牛角牛蹄的巨兽，它一步就能跨越几座大山。面对如此巨大的对手，冲格萨在战前作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他专心喂养战马，天天练习拉弓射箭。待一切就绪后，冲格萨才向布朗发起进攻。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冲格萨终于射死了巨兽，并把牛怪肉运回家，制成干巴，磨成肉粉，当作食品。

第二部分叙述冲格萨降伏魔王米拉热钦的故事：冲格萨杀掉牛怪后，接着便单骑远征魔国。在魔国他得到了母亲的帮助，靠母亲的指点和安排，冲格萨砍倒了魔王的命根树，并潜伏在魔王屋内母亲挖的九层深坑里。晚上，他趁魔王熟睡，射中了魔王的要害——柱子上像月亮的亮斑中一只闪闪发光的蜜蜂，从而战胜了魔王。之后，冲格萨带着母亲离开了魔国，但走到半路时，冲格萨借口马鞭忘了，又重返魔国，杀了母亲和魔王生的魔子，结果，母亲在路上就给气死了。

故事的第三部分讲的是冲格萨为自己的三位亲人（父亲、母亲和姑妈）做道场（丧葬法事）的情况。

《米拉热钦》和它的异名故事的差别在于，异名故事中没有上述“做道场”和“杀布朗”的内容，也就是说异名故事的内容仅限于第二部分“降魔的故事”（《都纳波钦波》例外）。像《都吉哈拉甲波》和《霍谷噶》的内容就仅限于叙述冲格萨降魔

① 以木底箐沙俄村的那南多杰讲述的故事为本。



的事迹，其中没有“杀布朗”和“做道场”的情节，故事中也没有出现冲格萨的父母亲和姑妈。而魔王都吉哈拉甲波抢走的是冲格萨的妻子，不是母亲；在《霍谷噶》中，魔王霍谷噶抢走的是岭格萨的妹妹。只有《都纳波钦波》的内容颇为接近《米拉热钦》，所不同的是，《都纳波钦波》中没有有关冲格萨诞生的内容，也没有出现姑妈这个人物，魔王抢走的又是冲格萨的妻子，不是母亲。

现存完整的《冲格萨》的另一个故事——《冲格萨与霍格格》（以下简称《霍格格》）的流传范围则比较狭小，目前，这个故事只在拉伯乡的格瓦流传，其他地方可能失传了，如温泉的《霍谷噶》，从名称来看应该说是同于《霍格格》的，可如今却张冠李戴了。调查中，笔者在格瓦一带共搜集到两个《霍格格》故事，一个是熊农布同志讲述的，另一个为熊卓玛讲述。

熊农布讲述的故事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以说是个“青蛙的故事”。这部分故事说：冲格萨的父亲檀巴桑结和母亲鲁赞卓玛是霍格格的家奴，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儿子名叫瓦莫当叉^①，老二名为克莫朗朗，老三是一只青蛙（冲格萨）。青蛙的两个哥哥都长得英俊勇武，因而深受父母的喜爱，也颇得霍格格的赏识。而青蛙一出世，就遭到了父母的抛弃，被弄到一条阴山沟里，埋于坑中。由于青蛙在坑里放声歌唱，父母奇怪，才又把它带回家来。不料这却惹恼了霍格格，霍格格把青蛙的父母逐出了家门。

不久，霍格格给儿子办婚事，这时青蛙利用法术，给霍格格授假授记（通过神灵之口预言如何迎娶神女等），并通过授假授记暗中操纵霍家的婚事。后来，在婚礼上，青蛙多次使那块决定

^① 瓦莫当叉：其意不明，不过这个名字很接近《格萨尔》中的一个人物名——丹玛江察。

姑娘归属的宝石从酒壶内掉入了自己的碗中，从而夺取了霍格格娶来的三位神女。后来，青蛙在一次打阴将^①的战斗中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结果蛙皮被他的妻子们烧毁了。

蛙皮被烧毁后不久，冲格萨便离家出走了；冲格萨出走后，霍格格乘机打劫了他的家，抢走了他的妻子。

第二部分，叙述的是冲格萨制伏霍格格的经过：几年之后，冲格萨出走归来，这时，他决定置霍格格于死地。他先在霍格格的草场上用法术变化出一支商队，让霍格格的兵马从商队丢弃的茶叶残渣堆中拾到一个小孩（冲格萨变的），这小孩后来被霍格格的铁匠收为养子。在铁匠家冲格萨慢慢地除掉了铁匠的三个女儿，又弄瞎了铁匠的独眼，并在铁匠铺打制了许多铁人铁鸟。后来他拿这些铁人铁鸟给霍格格和他的兵马表演杂耍，在表演杂耍时，冲格萨暗中做了手脚，使霍格格从看台上摔下来受了伤。于是冲格萨便乘护送霍格格回屋的机会混入了霍格格的城堡，晚上，他趁霍格格身边没人，杀掉了霍格格。

熊卓玛老人讲述的《霍格格》的故事梗概如下：冲格萨的父母一辈子为霍格格放马，老两口年过半百却无儿无女。一天，他们在湖边放马时无意中救了龙子的命（龙子变为一条白蛇在湖面戏水时被凤凰抓捕），因而得到老龙王的报答：赐给他们三个儿子。但因冲格萨出生时母亲的年纪已到七十，被霍格格视为不吉利而驱逐了他们母子。此后，冲格萨母子住在山洞，到处乞讨，过了很长时间的乞丐生活。后来，在霍格格儿子的婚礼上，冲格萨利用法力使那块决定神女归属的宝石几次落入了自己的碗中，但由于冲格萨是个乞丐，霍格格没有立即兑现诺言。霍格格提出再举行一次赛马，以赛马最后定输赢。赛马结果，冲格萨又获胜，于是霍格格很不情愿地把神女交给了冲格萨。

① 阴将：普米人说它是个长有金翅膀的怪物，能吞食太阳。



遗憾的是熊卓玛讲述的《霍格格》只有前半部分故事，后半部分的内容，老人说已记不清了。

以上介绍的是《冲格萨》尚存的两个故事的大致内容，详细内容请参看王正亚同志记录、整理的《冲格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我调查的情况看，《冲格萨》的两个故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米拉热钦》和《霍格格》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流传于不同的地方（而王正亚同志的整理看来把不同的系列故事串在了一起）。这两个故事中出现的青蛙冲格萨和降伏魔王的冲格萨不是同一个人，这从故事内容即可知道，两个冲格萨的诞生故事及其父母是不同的。所以，如果说两个冲格萨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为同一个人，但不同地方的人使他们拥有了不同的名称、出身和故事，目前这些故事串不在一起。王正亚同志记录、整理的《冲格萨》中说：冲格萨的父亲是岭格萨。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许多普米人都否认这种说法。实际上在宁蒗的普米族中很少听到“岭格萨”，只有温泉一带的普米人讲述“岭格萨的故事”（即《霍谷噶》）。在《冲格萨》的两个故事中，提到了冲格萨的父母名的是《霍格格》，故事说，冲格萨的父亲名叫檀巴桑结，他是位天神，性情温和敦厚，冲格萨的母亲则是位龙女。另外，王正亚同志整理的《冲格萨》提到：霍格格是个长有翅膀的妖精；一个魔王（不知名）给儿子办婚事。这些说法也是不确切的。我所了解到的是：霍格格不是个妖精，他是青蛙冲格萨父母的主人，应该说他是个头人或国王。那个给儿子办婚事的人就是霍格格。而长有金翅膀的怪物，普米人称它为“阴将”，据说那是能吞食太阳的一个怪物。这个阴将在霍格格没死之前已被冲格萨从空中射落下来杀掉了；冲格萨还把它翅膀剥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三位妻子。所以阴将和霍格格是不同的。